

# 流浪者計畫

前方的道路將會崎嶇艱難  
我不知道它通往何方  
但我還是踏上這條路  
那是個寬廣的世界

鮑布狄倫

## 第十四屆(2018年出發)的九位流浪者，在旅程之後寫下自己的故事

林陸傑	結束時開啟 .....	2
彭艷婷	遊走在雲緬 .....	5
黃華揚	我想做為一個人的活著 .....	8
許安麒	趁還有些微光 .....	11
陳姿華	焦慮的是 那逐間相似的生命嚮往 .....	14
陳亦琳	你的心是什麼樣子，世界也將映照出我們的面貌 .....	17
莊榮哲	那使我著迷的「核心之物」 .....	20
楊志強	關於和平，我們想得太簡單 .....	23
許程歲	我的世界在印度失去了邏輯 .....	25
衷心感謝	.....	27

# 結束時開啟

林陸傑 台灣大學戲劇研究所碩士生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帶上魔術至陌生的土地溯源及演出，找回感動

面試流浪者計畫的過程我很緊張，像所有面試者的感受。我還記得變了兩個魔術給評審們看，那是我最放鬆的時刻，因為每位評審都很開心。我認為創作是一段不斷地撕裂自己再拼湊回去的過程，但過去十年學習魔術中，某種能量逐漸消失了，所以我想去印度旅行。每當有人問起為什麼是印度？我會說那是幾千年前魔術其中一塊濫觴之地，我也許會說那是每個藝術家嚮往的神秘國度，又或者我只是想去個很遠的地方，到那些從未有機會踏上的土地，和自己相處，撕裂自己再拼湊回去。

北印德里是流浪的起點，一下飛機才發現我真的沒有實際的旅行計畫，貨真價實的流浪是前所未有的體驗。但很快地，依循在舊書店找到的印度魔術書，我寫了電子郵件給這位澳洲作家，他很慷慨地提供了散佈在印度半島各地的人脈和資訊，讓我展開為期 75 天的旅行。



Udaipur 的商店，教老闆的兒子變魔術



孟買的賣氣球商人

我走了好多的路，好像電影中的阿甘一樣不斷地往前跑，但也遇見了許多人。七月中旬時我來到了瓦拉納西，在路邊看見了兩位小男孩在玩石頭，我走上前跟他要了一塊，將它握在我的左手後請他吹一口氣，石頭消失了，再從另一位小男孩的耳後拿出，他們很開心，雖然不會說英文但我能感受到他們期待更多，更多路過的人們停了下來，越來越多圍觀的群眾。有好長一段時間我不曾這樣演出了，不為酬勞、沒有時間的壓力，只是很單純地變魔術，你開心，我也是。爾後我在水果攤、火車站、旅社、車廂、餐廳、湖邊、沙漠都變了魔術，像是回到最一開始學習的感動和興奮，毫無保留地送給我的觀眾。我想，身為創作者需要時時提醒自己最初的那份悸動，才得以持續創作出動人作品。



變魔術給街邊的小朋友看



印度魔術大會嘉賓演出

八月時受到印度朋友邀請，到南印度參加一場魔術大會演出。會場聚集了來自印度各城邦的魔術師，無論搭飛機或十幾小時的火車，都在同一個週末享受和切磋魔術，印度魔術師見到外國面孔的我，每位都是又驚又喜，十分熱情地和我討論魔術，毫不藏私。而演出一切都非常臨時，無暇多準備節目，我利用印度的風景明信片表演了一套魔術，講述著在印度所看見和聽聞的人事物，觀眾們都很是捧場。流浪的旅程中，我與在旅社認識的朋友結伴去印度西邊沙漠，和部落人們用樹枝生火煮了烤餅和馬鈴薯。太陽下山後繁星灑滿了天際，夜風很大把我吹醒，確認自己還活著，抬頭看見流星四竄，月亮出來後將他們一口吞食，那光線好像太陽似的，夜裡的沙漠還是很亮，虛幻的，如夢一般。



印度西邊沙漠

愈接近這趟旅行的盡頭，讓我意外感到漫長和悲愴，原因是自己從來沒有過這樣孤身漫無目的地行走，每到一個新地方會感到恐懼和不安，住著一間又一間悶熱的旅舍和周旋於人們善惡交際之間。我開始會在一座城市久留，在河邊或錫克教寺廟周圍坐上一天，也不和人講話，開始深層地思考自己的源頭，這趟旅行對我的影響，魔術對我來說是什麼？為什麼喜歡表演？為什麼來這個國家？為什麼要坐著四十四個小時的火車，看著人們來去吆喝打鬧？為什麼在恆河看見屍體的焚燒感受到自己渺小？為什麼我這麼害怕到新的城市卻還逼著自己前進？為什麼？每回想著想著便會開始流淚。

漸漸地，在流浪後半後的日子我彷彿開始不在乎周遭人的想法和意見，不再殷勤地聽取各方建議前往何處或做什麼事，卸除身和心的鎧甲，開始認識真正的「我」是誰，「我」喜歡什麼，回到創作本身才點醒我應該要這樣聽取內在的翻騰，比利時詩人梅特林克說：「沉默中我們才聽得見靈魂的聲音。」我注意到了這清澈的聲音，是如此響亮，而它也一直都在，未曾離開。也許這趟旅行的成效無法立即在回國後具體展現出成果，但我真切相信這股內化力量會持續發酵，很期待在未來一點一滴顯露於我的創作中，與觀眾分享，這不僅是漫無的流浪，而是建構在與自我對話、修剪雜亂、挑戰極限、重新面對「林陸傑」的過程，是無可取代的身心經驗。



Amritsar 的金廟

# 遊走在雲緬

彭艷婷 演員

旅行國家 緬甸、中國

旅行計畫 探訪原鄉地雲南、緬甸，找到出生地與生命的連結

## 那個密支那

這趟旅程像是拼圖，把曾經丟掉的「我」、記憶、認同慢慢地拼湊回來。從瓦城前往密支那，夜晚將整台車用黑暗包覆著，只感覺到車子起伏爬過一座座的山，直到晨光漸亮，看著一路的佛塔漸漸變成掛滿十字架的高腳木屋，不久後就抵達緬北克欽邦的第一大城：密支那，這是我的出生地。

回到密支那的第一時間就想看看「伊洛瓦底江」，記得以前大人常說誰家孩子玩水又淌江<sup>1</sup>，卻也阻止不了童年的我們愛往她懷裡跑的慾望。如今江邊充滿垃圾，「不能洗澡、洗衣了」，我在清晨沿著以前的路走去江邊，晨光照耀依然還是那麼美，路上是四號<sup>2</sup>的針筒、針頭，旁邊是膠布、籬笆蓋著的簡陋屋子。不過當天下午到江的另一邊看看，還是有在江裡洗衣、洗澡的人。



伊洛瓦底江邊洗澡洗衣的人

外公曾經有戲班、做廟管事、打墳，這些種種我壓根不信，可能時代距離太遠。直到有天，在舊雲南會館的照片發現外公、吃早餐看到店家裡掛著有外公名字的字畫、長輩說以前整個育成中學的操場擠滿看戲的觀眾，才對以前母親告訴我們的家族源頭有幾分真實感。有時候過慣一種生活型態，你不會思考自己的獨特性，就像是被催眠一樣，會忘記生命的源頭跟其他人不同，然後就離自己越來越遠。

潑水節我二度回到密支那，遇見一位河本來的大姊，她的爸媽是二戰離開雲南來緬甸的，聽著她上一

<sup>1</sup> 溺水失蹤

<sup>2</sup> 緬甸雲南華人通稱毒品的用語。

代的故事，我想起曾經見過的好多長輩，就像乘著時光機跨越了一個時代來到他們面前，外公、雜貨店的姊姊、老家門口的 90 幾歲奶奶、茶鋪爺爺、縫了 20 幾年衣服的孃孃，坐在門口跟阿媽（母親）聊天的印度奶奶，阿媽老家被火燒光的印度朋友，阿爸的山頭朋友，包括我的阿爸阿媽，他們總是眉頭深鎖、皺紋滿面、閒不下來、每當無事安靜下來的時候他們會凝望著遠方。



阿媽與穆斯林奶奶

## 這個仰光 — 拉身體回到孩子時期吧

到了緬甸的流浪目標就是學習緬族舞蹈。有天舞蹈課結束，接著上課的學生們是四位不滿十歲左右的孩子，她們進入基礎第二堂課，看著他們量腳跟寬，膝蓋寬，手收後腰上，雖然不盡完美，但所有的動作都很輕鬆自在。當初我在這個階段時很緊繃，旁邊的人看了都要我記得呼吸，很羨慕這些孩子，好想自己也可以單純輕鬆以對。

學舞的過程中，最大的省思是「過度認真」、「想太多」、「過度渴望做好，卻甚麼都做不好」。比如一個手從上面到放到側腰的動作，我已經連錯三個星期，總是不自覺的用自己的想像去完成，即使知道動作只有上下，我總是往外劃圓再下到側腰，多餘！腦袋不願把權力下放給身體，除了每次快下課時累到沒有辦法思考，身體就會掌權，舞動就變得比較流暢有呼吸。觀看孩子們上課，看到最單純的學習，他們將專注力完全在老師身上，肢體動作走在思考前，直接式的對鏡模仿，沒有顧忌，沒有比較，沒有審查，就是單純的「做」和「存在」。

很矛盾的，每次上肢體相關課前我會陷入很焦慮的狀態，覺得自己可能撐不過去，誇張到就像是即將要死了一樣，可是上完課，又覺得很愉快，整個人的狀態很新鮮，呼吸順暢，思考清新。下課後走過混亂的路口，以及隆起的橋，配合安靜的心，仰光的天空總是給出最驚豔的日落讓我結束一天的行程。



跟老師一起做動作



## 寫在旅行結束後

老實說獨自旅行真的比較輕鬆，跟阿媽一起旅行，更多的時刻是要面對她對於故鄉的焦慮和偶而突然對她的陌生感。有幾次我想到她或許並不願意面對過往的辛苦生活，或是她不願想起上一代可能有的恩恩怨怨，愧疚的眼淚就在自己的故鄉一整夜的掉，懷疑自己的這個決定是否正確。

回想當我離開阿媽救命恩人的家，跪著磕下三個響頭感謝的畫面，然後在騰越鎮後山，趁著夕陽落下前找到旅行出發前她曾提及的那個門前有小溪，依山坡而建的大宅院，外觀高土牆擋住了裡面，她走上山坡小巷，對著隔壁走出來探問的老人說：「我是張 OO 的女兒，這是我家」，兀自走進圍牆內，狀態就似回到了那遙遠的時空裡，我成為了旁觀者。她環顧著那個她出生的家，只剩圍牆、土丘和被佔去一半的院子，阿媽站在高起的土丘上，我成為另一個空間的存在，她在我的眼前成為一個女孩、女人，不是我的母親，而是她自己。

回到台灣的某天早晨霧濛濛，我看到阿媽蹲坐在社區花圃整理花草，我第一次這麼清晰看「她」，並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感覺，就像是她活得如此「穩定、當下」。我思考著人面對已知及未知的命運總是在恍恍不安焦慮中渡過，而經歷這趟旅途，阿媽跟我的內在有一份穩定的能量產生，我還未曾完全認識它，或許某個層面就是對已知的命運達成和解吧！



阿媽站在土丘上



大宅門前的小溪，洗衣洗菜都可以

# 我想做為一個人的活著

黃華揚 自由潛水教練、農民

旅行國家 日本

旅行計畫 拜訪日本的里山里海，觀察與借鏡當地人們的生活

不是中國人  
不是台灣人  
不是美國人  
不是日本人  
不是男人  
不是女人  
不是富人  
不是窮人  
不是老人  
不是大人  
不是小孩

我想做為一個人的活著，福岡到千葉，腳踏車和船，農民和海女。短暫四個月的旅行，不是流浪。

## 計畫改變

從寫計畫到出發，中間近一年的時間，我獨自住在鄉下種田，時常一個星期不會見到活人也不必說話。這樣的寂靜使我對這趟旅程的想法一直改變，由對外的尋求變得更傾向對內的探索。幫助他者之前，必須好好地認識自己，在終於認知到自己的無能，必須捨棄大部分的東西之後，想知道留下來的會是什麼，該怎麼活著、想怎麼活著。

## 一些人、一些事 北海道到九州

一位糸島市三十一歲的農夫，來自北海道西岸，那裡酷寒，大雪時在戶外連呼吸都困難，偶爾還可能遇上熊。國高中時熱愛吉他，但家中經濟出了狀況，高中畢業開始工作，八年後，狀況好轉，他開始旅遊日本，有時只帶著背包，不用手機、地圖，徒步的到處走走，就是此時遇見了有機農業。

農夫的另一半是台灣人，婚後搬到溫暖的九州，雖不善言辭，但多數時間只有我與農夫在田間工作，也閒聊不少。他問我夢想，我答不上來。他說有一個可能要到五十歲才能完成的目標，他要教人種有機並經營連鎖超市，專賣有機食品，讓有機食物更便宜、更容易取得。雖然，目前的經濟狀況並不算好，可是他眼神中的堅毅，足以令我眩目，沒有任何東西殺得死他，只能使他更強。農夫也頗善料理，在那的兩週，吃過沖繩、九州、異國料理等等。我問他北海道料理是什麼味道？他說不知道。母親早逝，他只記得奶油拌飯很好吃。問他現在還會回北海道嗎？他說會的，雖然怕冷，但那總是家鄉。



## 洗衣店、滑雪、漁夫、種田、縫紉

在福岡縣遇見一位拿著釣竿、溜著滑板，來自千葉縣的三十三歲漁夫。接下來兩個月他要去鹿兒島捕魚，再回千葉。家業是在東京傳承了一百三十年的洗衣店，年輕時曾是有贊助商的滑雪者，婚後放棄滑雪，到千葉當起漁夫，現在和妻子帶著四個小孩（一個還在肚子裡）做著修補滑雪服的工作，當然，也養雞種田。

如此流動不安分而無懼變化的生活形式，讓我印象深刻。而且，並非獨自一人。談話中，不只感受得到他們的靈動雀躍，甚至感染。幾乎無法相信這樣大膽又純淨人真實存在，試想家中有著三個小孩，最大的才十歲，太太懷著八個月的身孕，把只見過一次面的外國旅人帶回家一起吃住。這很明顯的不正常吧，卻讓我遇上了，這樣美麗的人。



隨口聊到愛吃握壽司，中午立刻弄了滿桌的握壽司

## From Punk to Monk

山口縣一位四十歲的和尚，和妻子與三個小孩住在一百五十人的小村莊，接手老農民留下的梅園和農地。原是日本龐克樂團的吉他手，也曾來過台灣表演。脫序對年輕的他來說是秩序。

「年輕的時候對整個世界、這個社會有太多不滿，充滿憤恨，需要吶喊、怒吼、咆哮和各種破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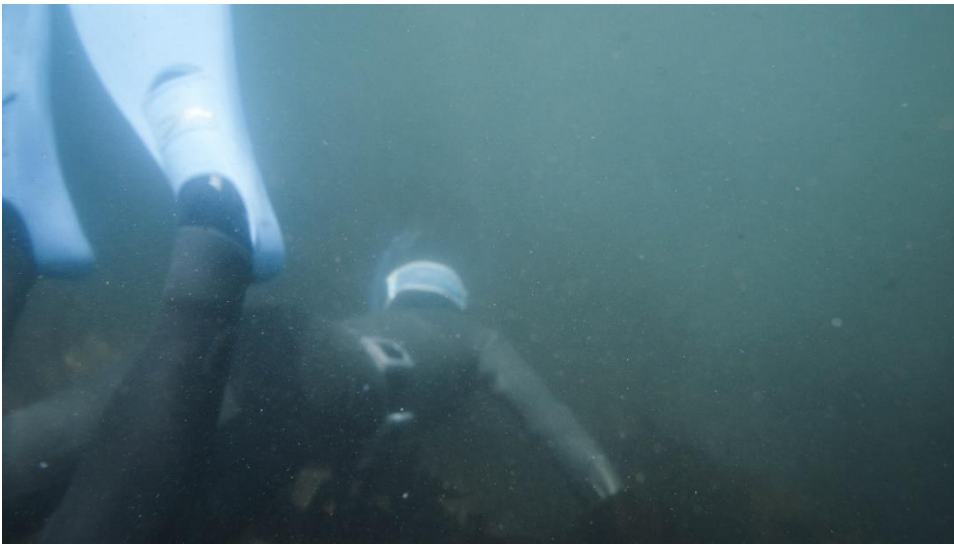
「現在覺得心裡平靜了許多，所以不需要龐克了。」

之後找了些他年輕時表演的影像，除了臉，我看不出來這是面對面談話的那人，差異之大，讓我更好奇那兩句話之間的留白。雖然談話時間有限，我未能清楚理解他所謂的平靜，究竟是什麼？但有些問題聽了解答，倒也就不有趣了。

## 多益 925 分的海女

她大概是全日本英文最好的海女，三十一歲，住在三重縣的小漁村。原是名古屋的上班族。先生是海洋研究者，幾年前來到這裡一邊研究，一邊成為漁夫。她則成為了海女。因為語言之故，接待過不少對海女有興趣的人，料理書作者、馬戲團表演者、大學教授等等。也因為是外來者，對當地有些不同的看法。

鄉村最好也最壞的，大概是人情味。外來者想加入，需要當地居民的首肯，留不下的、被趕走的，都不是個案。說起來，城市對每個人的漠不關心，恰恰是它溫柔之處。雖然她也說，被接納後，村裡的人就像家人般的溫暖。



從各方面來說，海女都不是一種輕鬆的工作

路上還有許多有趣的人，獨居在海岸線，喜歡組模型、自唱自彈各種吉他的大叔；沖繩出身的原極道（日本黑道）組長，出獄後剃度為僧，開辦孩童食堂；因為熱愛海洋而移居千葉成為海女的東京設計師；八十五歲仍獨立作業的大木工爺爺。

## 繼續走著

這些人這些故事都將成為我的血肉，他們是我將成為我的理由之一。

我不流浪，但我會繼續走著，走著、看著、聽著、想著。

探尋著如何好好地做為一個人的活著。

# 趁還有些微光

許安麒 g0v 參與者

旅行國家 中國

旅行計畫 探訪中國城市的公民參與，包括科技及社群，了解當地人如何關注社會議題並行動

我正坐在一個城中村裡，一個手機沒有訊號的老房子裡，嘗試用便利貼在牆上統整我遇到的人事物和所談論的話題。我沒有完整的計畫，在中國幾個城市認識幾個人就飛過來了。

流浪者計畫第一個月其實是在面對自己過去參與出國前工作專案的失敗，並且設定所有資訊安全的措施。第二個月在瘋狂見人，只要有人介紹我認識誰，我就一定去。第三個月才比較靜下來，好好梳理自己到底在找尋什麼。



微信公眾號被屏蔽，用戶無法查看內容

其實無數次想說是不是交一張「404」(網頁找不到的代號)的照片作為我的心得就結束了，以某種嘲諷或是行動藝術的姿態。因為我能寫些什麼呢？這是我每天在面對的問題。我路上遇到的很多人的故事都很有趣，但被我寫出來不一定好，有些最好不要公開地說我們有見過面。我不敢用手機錄音任何談話內容，只靠筆記寫在加了密碼的備忘錄裡。

有這麼敏感嗎？

我不知道。每天其實都被這個問題追殺，寫 Email、發訊息，總是要字斟句酌。我其實痛恨正在寫這篇文章的自己，因為我一想到會被印出來，分享會現場會有記者來，我就要自我審查什麼可以寫什麼不要寫。在中國，我從來不讓我的筆電和手機離開我的視線，這意味著我每次去廁所都需要後背包。

但其實好像也沒有這麼嚴重，在私下面對面接觸的生活裡，是可以在火車上跟陌生人聊統獨和批評領導人。這裡的每個人似乎都練就了一套雙重話語體系，公開談話和組織方向絕對會跟隨黨的領導與切合政策方向，私底下的則很清楚自己在做的核心價值是公民培力。



在廣州市的一個公車站牌

在一個文字動輒得咎的地方，大家對於你使用怎樣的話語非常敏感，會去區辨彼此的話語體系。我也花了點時間才找到如何在網路上公開介紹自己所參與的社群。我過去習慣對於 g0v 的介紹是「去中心化的公民科技社群，以資訊開放推動開放協作的公民參與」。在中國，我轉換語彙成「用互聯網技術共創做公益」。

我還記得在流浪者計畫面試時，一個評審問我：「憑什麼人家會對你講他們在做的故事？」我當時很困惑地回答：「因為我已經聽到一些了。」分享 g0v（源自台灣的公民科技社群，推動政府資訊透明和開發公民參與社會的資訊平台與工具）開放協作的經驗，是我切入當地議題社群和參與的方式。一開始我找不到角度去切入，畢竟 g0v 一切公開透明的公民參與，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且不會被政治清算的基礎上，中國的行動者能有什麼啟發呢？

最後我把公民科技社群拆成三個部分，面向三種不同的人群。對公民議題的人介紹科技能夠如何幫助行動、對技術社群介紹做公益、對創業社群介紹開放協作。開放協作的精神也許還不能直接把所有討論都公開在網路上，但能夠盡量做到社群內部的公開透明協作，或是在社區營造的過程中讓社區居民可以更了解機構的工作和參與進來。

出發前，我帶著的兩個問題是：

1. 台灣若有一天政治環境如同中國現在這樣，g0v 這樣的公民科技社群能發揮什麼作用？
2. 怎麼讓台灣年輕人更了解中國的公民社會？

第一個問題讓我不是只看公益機構，而是更著迷於非正式組織的社群或是非傳統 NGO，用自己的方式在關心社會議題，例如有社會關懷的戲劇表演、實驗藝術創作、教育創新、社區營造等。回到 g0v 身上，我看到了開放協作至少可以在社群內部推動，以社會的尺度來說則是讓科技能夠不全部被體制收編。

第二個問題的起因是在台灣看到的中國報導要不是中國政府很獨裁，不然就是中國經濟和科技發展很好，在政府與市場之外的民間社會，聲音是消失的。在與中國公益圈的人交流後，發現在各自的垂直領域，例如：社區營造、性別平權、文化保存等，他們對於台灣的情況所知甚詳，但我身旁的台灣友人對於中國民間社會多元的行動實踐卻不甚了解，這樣對中國的情況會出現誤讀。

那下一步是什麼？從出發第一天就有人問我的產出會是什麼，我仍然沒有好的答案，但流浪如果都規劃好了，應該就不好玩了。

# 焦慮的是 那逐間相似的生命嚮往

陳姿華 藝術家

旅行國家 台灣

旅行計畫 回到霧台魯凱部落，以古典影像創作開啟返鄉對話

斷斷續續地返回部落，老實說盤纏並不足夠支撐南北交通和近一年的生活，「UseIrepe 你一直回來，台北的工作可以嗎？」部落是以餐飲和服務觀光化來支撐某部分的生活依賴，帶著返鄉計畫的念頭，迎面的是滿滿的自卑和無從踏下的「回家」步伐。自卑來自當切身的傳統被消費而非被尊重理解，自己卻毫無疑問的是這場消費鏈中的一環，沒有盡到延續部落語言和文化的「斷裂的一環」。然而，每一個人都在努力的生活著。



回到霧台和家人享用他們口中的簡單食物

這次回部落進行計畫的路上，有著一段美好而重要的時光，是帶著來自馬來西亞的藝術家 Jeffrey Lim 一同回家，什麼時候我們能確認自己是這裡人？當有一個客人來的時候，我們會熱情的介紹著自己的家鄉和文化，那些只有自己和這個環境共同經歷的故事才被溫柔的翻開。Jeffrey 的藝術行動圍繞著對於自己的身分認同，這段時間裡，每一次我因為怕打擾家人而將疑問或互動縮回時，他總以一個客人的身分侃侃而談，儘管語言不同卻可以更直接的交流。事實上馬來西亞同為南島語系，語言中有很多和魯凱語相似的名詞和文法，很多時候他能理解的魯凱語言比我更多，他用的不是精確的文法，而是音調、表情、動作的判讀，因為他不會說中文，而馬來西亞有一個主要的語言就是中文，所以他聽並且去感覺到對方想說的是什麼。



馬來西亞藝術家 Jeffrey Lim 使用他的箱型相機

旅程中我們有機會和一位部落的哥哥（啦法告 Lavakaw）一同來到神山的小米田，霧台部落和所有原住民部落一樣面臨著世代轉換，一生都生活在傳統型態的老人家大多已經八九十歲了，有許多珍貴的部落文化將在他們身體裡跟著消逝。因為這樣，Lavakaw 急迫地回到部落，透過詢問耆老栽種的知識和傳統農法，重新耕起自己的田地。這是第三年，他的小米田終於結穗可以收成了。而帶領他實行傳統耕作法的耆老是 Uselrepe Gainu（Gainu 是魯凱語對女性長輩／奶奶、祖母的稱呼）。



進入部落青年 Lavakaw 的小米田裡拍攝

Uselrepe（讀做：烏斯勒普）是我的魯凱名字，它來自外婆的姊姊杜含笑 Gainu，魯凱族的名字都是家族傳承，主要是隔代，如果孩子比較多也會使用到叔叔、阿姨的名字。外婆在母親小時候就生病離開了，對我們而言，部落家鄉的外婆就是杜含笑 Gainu，而這段旅程也緊緊扣合著 Uselrepe Gainu 的生活。

經歷日本教育，Gainu 有著一個日本名字，閒暇娛樂是看電視轉播的日本摔角，心情好的時候會跳舞哼日本歌。已經八十多歲的 Gainu 依然每天到田裡工作，帶著食物在田邊的工寮午休。在這一年裡台灣獼猴從保育類轉為一般類，望著田裡被猴子吃盡的作物總算可以有一些反擊，但 Gainu 說現在連放鞭炮都沒有用了，猴子還會對人兇想把她趕跑。Gainu 了解霧台部落故事、最傳統的儀式和生活樣貌，經歷日本的同化教育和國民政府的介入和壓迫，到今日部落青年求學後大多下山到市區生活，部落的經濟來源也由觀光型態為主，宗教信仰的進入，關於祖靈和外來崇拜的日常，我想在 Gainu 的心理一定有著很多複雜而難解的疑惑和不安吧。和 Lavakaw 哥哥急著拾起傳統文化的迫切是另一層更加深植的生命交織了。或許原住民的身分意識早在日本教育進入時便開始了自身對話的辯論機制，而如今資本主義和西方信仰壟罩著生活的所需，這場對話開始有向妥協靠攏的不自覺和無法挽回的轉變。



與 Uselrepe Gainu 在客廳聊天、看日本摔角節目

我想著用自己的影像創作走入部落「回家」的，然而在回家的入口真正襲來的不是鏡頭前的影像，而是感光材料所無法顯影的改變，部落生活的改變；族人意識形態和對生活嚮往的相似，那一種和山下的生活相像的生命嚮往。於是，真正迫切的不只是影像紀錄或活動分享，而是對話和理解。

在部落時，幸運的認識了在魯凱文物館工作的貝若桑（Peresang），在公家單位營運的崗位上，貝若桑似乎有著很多想要完成的理想和對於時間和傳統流逝的深切感受，她能流利的使用魯凱語、中文、英文，以及其他外語溝通，在訪談過程中輕輕的說出一句：「語言，其實是一個很深的哲學思維」。而魯凱語就在這個語言的樹狀圖裡，母親的位置，有著很多值得去研究理解的文化意義。若將關係做連結，我和貝若桑姐姐其實是親戚。一直記著在一次參與部落婚禮的時候，我望著一位阿姨感到驚訝，因為她實在長得太像我的母親了，一問之下才知道我真的要叫她一聲阿姨，她的父親就是 Uselrepe Gainu 的弟弟，也是我的爺爺 Palipilpy Umu（Umu 是魯凱語對男性長輩／爺爺、祖父的稱呼）



部落青年貝若桑看到自己的肖像後露出笑容

這一年下來回到台北的家，間接的發現自己和城市也是疏離的，或許是不認同，又或者是對自然環境破壞所換來的發展蛻變感到無所適從，影像創作給予了我一個說話的語言，卻也反覆的提問著：我們，我是否只會這樣的語言？一個透過都市生活、科技網路學習而來的技能和創作手法所堆砌而出的語言。

這趟旅程只是開始吧，必須把這份懷疑和認知放到生命裡每個待續，在沒有答案的問題裡持續對生命扣問，然後煩惱然後焦躁，我是誰呢？若以身為台灣人；以身為原住民的身分為傲，這裡有什麼是我應該投入的，有什麼問題是我應該拋掉自卑勇敢發問的？

必須的，不只是出走，原來回家，是往心裡面那份歸屬的輕輕點頭，打聲招呼，而我持續地尋找著這份能說聲 **sabau**（魯凱語問候的意思）的方向



# 你的心是什麼樣子，世界也將映照出我們的面貌

陳亦琳 旅遊活動設計

旅行國家 泰國

旅行計畫 拜訪泰國從農村漁村轉型的生態社區，作為離島永續發展的借鏡

*生活是很簡單的，為何我們把它變得如此複雜？*

Jon Jandai (Pun Pun 創辦人)

Pun Pun 創辦人短短在 TED 上十八分鐘的演講，讓一直在思考「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存的可能性」的我，有了一點曙光與方向，於是從泰南走到泰北，尋找屬於自己的解答。

PUN PUN，是泰北早期建立的生態村之一，至今已創辦十四個年頭，帶起永續生活的風氣，讓此有如社會運動般推展開來。

房子的磚牆是親手打造的，屋瓦、門窗是二手建材再利用，衣服是來自世界各地離開的學員留下的，食物是自己種的，剩下的廚餘就回到土地、分給牛雞，然後土地又再次回給他們豐饒，成了永續的循環。藉此，我又延伸認識、拜訪了更多類似的生態村。但根據其創辦人以及成員的專長、喜好、目標，有著不同個性。規模小至女性一人，多至像 PUN PUN 有二十五位固定成員，和一些志工來維持運作。



從地基開始土法煉鋼，用手打造的房子



每棟房子使用 1,200 塊以上的土磚



來自曼谷的 Tinnatt，辭掉工作買一塊在泰北的小土地，開始了自給自足生活



留學攻讀電影的 Nao，在爸爸生病後，決定返回家鄉，與家人一同打造可研究電影及身心靈探索的生態村。她致力於友善環境食材的推廣，開著行動餐車在鄉村、學校，透過不同的行動與活動，分享與授課

這些發起人的故事都有些相似之處，多半是從相對富裕的國家來工作的外國人，若是泰國人則許多是受過良好教育的都市人，他們對於都市生活感到疲乏，為不斷追求財富感到空虛，於是轉而尋求追求心靈層次上的發展、理想的實踐。

在外人眼中看似簡陋的生活並非是迫於現實的妥協，反而是積極的選擇，進一步相處，便能發現這些人都各自身懷不同絕技、在對話中常能帶給你許多啟發。

相較於個人、小家庭為首所發起的生態村，PUN PUN 仍顯得十分特別，成員由來自不同國家的人們組成的家庭，所串聯而成的「社區」型態，讓他們能各自發揮所長，成為彼此支持、緊密的有機體，雖有規範但仍保有一定的彈性，以分享與推廣的學習中心出發，並定期舉辦各式不同活動，這讓他們並不會因為追求永續生活而與社會脫節，反而顯得更為實際與國際化。

他們不太講求精準以及標準答案，反而鼓勵大家從不同的失敗經驗中去學習成長，並不斷地傳達一個觀念：「只要願意動手做，每個人都做的到。」並將社區的例行事項做了清楚的 SOP，再加入根據時效性的短期需求增開工作坊，提供不同的參與形式和選項，消去了門檻，不管你是什麼經驗、程度的人，都可以快速地加入並找到自己適合的位置。

這讓擁有相似信念、渴望的價值的人們十分容易聚集且團結起來，你可以更具體的看見夢想被實踐的可能性。



與中國偏鄉的英語老師一起做中華料理



和前滑雪教練的日本奶奶，學做壽司

在工作坊裡認識的兩位朋友，一個是想打造自己生態村，卻沒有足夠資金的南非人，另一個擁有同樣理想，卻沒有時間去實踐的美國人，在工作坊結束後一拍即合，說好由美國人出錢，南非人出力，共同打造理想中的生態村，短短相識十二天的陌生人，現在卻成了共同打造後半輩子的夥伴，已一起買下一塊地，並開始展開規劃。

從他們以及泰南漁村轉型小島身上，明白了一個道理，環境永續靠的是擁有理念的人的共同創造，你不需要尋求每一個人的認同，而是找到支持的夥伴。才能為這塊土地提供養分，而不是只有掠奪。

你的心是什麼樣子，世界也將映照出我們的面貌。

# 那使我著迷的「核心之物」

莊榮哲 紋身工作者

旅行國家 中國

旅行計畫 由昆明出發，途經西雙版納及香格里拉兩崩村，透過對當地自然與人文的切身觀察，領悟自身對於創作的真正追求

此行一開始，透過雲南朋友的協助，先後查詢到了不少相關的素材及資料，並在其建議之下，由昆明出發，前往玉溪、勐海、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區）、騰衝、芒市、瑞麗，徒步歷經香格里拉兩崩村，最終再回到起點昆明。原先在計畫中期待造訪的獨龍江怒族自治縣，因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決定將其建設得更為完善再行開放而封山兩年，所以此行無緣對獨龍族紋面傳統有第一手資料收集及更深入的理解。儘管如此，我一路上其實頗有隨遇而安的心情，若遇見志趣相投的新朋友便結伴而行，也因此繞往許多看似偏離計畫，但最末才知自有深意的歧途。

譬如有一日巧遇大叔大嬸習以為常的每日廣場舞，他們不見得有一致的舞步，但卻可以用各自隨性的節奏加入，一大批的人群恣意隨著音樂搖擺，男男女女樂在其中。有趣的是，最末有一群將這般情景視為奇觀的外籍人士（其實我自己不也是其中一員）歡樂地加入，所有人隨樂起舞、錯落地交換舞伴，儘管之前從未謀面，卻彷彿熟稔已久。

第一次看見這樣「世界大同」景象的我，一開始瞪大雙眼感覺來到了異世界，末了竟也樂得立在一旁拿起相機攝影。回到台灣之後，我反覆播放當時的記錄，才猛然發覺，當時無法立即了解，但使我因迷惑而更加駐足無法離去的，是明明身處在如此「中國」的土風舞／廣場舞場合，對外籍人士而言，反而像是身處自身歐美文化場景的酒館舞廳，甚至是大型音樂祭（但圍繞在身邊的主角卻換成了自己的父母）當中、手持啤酒瓶恣意與陌生人環腰亂舞的違和感受。迴繞在這中間、東西方對於私有身體與公共場域，時而貼近時而遠離的矛盾，透過如此日常的表演展現出來，令我恍然且釋懷：原來這一切原本便不是兩極的文化演進，而是看似對立、實則在內裡有機會得以揉和的體現。



雨崩村，原來以前學的國畫皴法是真的

此般領悟也展現在我徒步雨崩村至藏族聖山雪山的時候，低溫雪景之下，親身目睹冬日枯木殘枝，才真正瞭解之前在學院習得的國畫技法、看過的大師國畫山水，與西方水彩油畫相較，由於擺脫了色彩帶給感官的分神，某種程度說來，反而更能夠凸顯出萬物的骨幹精神、更為寫實。這讓我在看待自己結合現代西方紋身技藝與東方古典書畫的創作時，仿佛更能撥雲見日，理解材質與藝術之間深層的本質與關係。

當我的旅程一路抵達邊境的西雙版納傣族自治州，基本上無論老少人人身上都有紋身，這是他們的文化傳統，在出家的和尚當中，甚至以紋身的圖案來辨識其職等。但經過深入觀察之後，發現此般景象與我當初所想像並不相同，甚至在年輕一代的現代紋身當中，大多數紋身過程與成像都仍略嫌粗糙。一方面固然是其衛生條件與觀念尚弱，另一方面也讓我仔細思索：為什麼我會對於眼前目睹的景象、在心底暗自感覺「落後」呢？自己的「感覺失落」，是否是一種現代本位的迷思呢？我若無法在這趟旅程追尋到原初立定的、追溯紋身技藝內涵的目標，那使我真正想要離鄉追尋的，究竟是什麼呢？



令我十分著迷的唐卡藝術

在路過香格里拉的旅途當中，出乎意料之外，使我無法不為其觸動，並且幾乎掏光自己的口袋也得帶走的，是一張小小的、極美的唐卡。這件事加上一路上對紋身文化的觀察令我認真對自己的創作歷程作了過去不曾有機會進行的反思：其實，以自身受過的美學訓練看來，我盡可進行一些潑墨大氣的作品嘗試。

但這一路走來卻始終執著於以鍛鍊雕琢身體為關注焦點，有時還困頓於連自己也無能解決的、無形的牆。是經歷這次旅程、遇見許多不見得是預想之中的人事物之後，才恍然頓悟所謂「本源」或（世俗認知的）「藝術」並非我追溯及嚮往，自己真正著迷、真正能夠打動我心、也渴望得以達成的，其實是那「不認為自己是藝術／不為人知」的更為核心之物，是那無論在世間何處都共通的「職人」精神：寧可一生只做一件事，儘管不為人知，但一攤開來便使人驚艷「怎可達到如此地步」的、擁有「平常中的高度」的細緻技藝。他們在將自身完全投注於作品的期間，不見得理解自己正經歷或即將抵達之處（正如我在出發之前並無法完全理解自己所迷惘與追求），但實際身在其中，卻奇異地如靈媒一般，以心無旁騖的專注聯結了自然與人文的傳統／現代化進程，喚醒有形與無形的記憶、並將其圖騰／形象化。這般既淡泊又極致的展演，我想，便是我此行所領悟到的（自己希冀追尋的）關於創作與生命的本質吧。

# 關於和平，我們想得太簡單

楊智強 國際獨立記者

旅行國家 日本沖繩、韓國濟州島

旅行計畫 到軍事前線沖繩與濟州島，體驗和平運動的真諦

和平，是一個目標、也是一個理想。要怎麼實現它，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方法百百種、定義也是五花八門。濟州島的江汀村、還有沖繩（琉球）的邊野古都是努力實現這個理想的最前線。他們直接面對戰爭邊緣的原始面貌，對於同樣也是東亞島嶼的台灣，我們可以借鏡學習與避免的，有很多。透過流浪者計畫的資助，我跑到這兩個島嶼上與反軍事基地的社運人士以及居民對談，希望可以了解人們反對基地的原因，並更進一步的探討「和平」這兩個字背後的意義。

和平純粹只是反戰、防止戰爭嗎？簽和平協議、向壓迫者低頭就可以獲得和平嗎？這可能是台灣民眾因為政治因素，所以對「和平」的定義上缺乏想像所有的刻板印象。向壓迫者低頭可能可以換來一時的平靜、避免戰爭，但絕對換不來長久的和平以及人權上的公平。因為向壓迫者低頭原本就不是一件公平的事，怎麼可能換得真正的和平與公平呢？



和平是要靠爭取才能換來的



將和平的理念落實在每一天的生活中

在這次的流浪中，我最深的體悟就是：和平，是要努力爭取的。一位長期在濟州島上推廣和平運動的牧師跟我解釋，和平運動想要達成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消極的和平，也就是「防止戰爭發生」。另一種是積極的和平，也就是以不同的方式在社區中推廣人權、平等與民主等理念，讓和平不再只是被動地防止戰爭或維持霸權之間的恐怖平衡，而是積極的以教育性質的活動讓和平理念深植到生活的每一天。濟州島上和平運動就是積極與消極兩軌並進。

## 反抗壓迫才是和平的真諦

「我是琉球人，不是日本人！」某天下午結束了與在邊野古抗議人們的行程後，我與一位年過七十的琉球人一起享受午後微風。每天在抗議的地點，都可見到他帶著自己視障的妻子準時報到。雖年歲已高，但爽朗堅毅的聲音早將臉上的歲月痕跡抹去，他高喊自己是琉球人的字句，鏗鏘有力、毫不含糊。沖繩土地只有全日本 0.6% 的面積，但卻容納超過 70% 的駐日美軍基地。多數沖繩人認為，他們在日本人眼裡是二等公民，意見不被重視。前任沖繩知事取消的基地建設命令，在日本中央政府眼裡，為

了美日關係，說要重啟就重啟。沖繩希望日本分擔（還不是要基地全部撤出）的聲音，也遭到忽視。

綜觀沖繩歷史，從最早的琉球王國遭到日本併吞後，二次世界大戰中沖繩戰死傷慘重的記憶還有美軍佔領時期的殖民歷史，到近年來沖繩跟日本長久以來的心結與歧視，讓這裡人們心裡一直深埋著衝突的因子，當這些因素不被重視、壓力沒有管道疏通，他們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



反抗美軍基地並不代表支持中國在區域的擴張



堅持民主、人權與平等的價值，應該普世皆然

當然，一定會有人說這些文化與歷史上的情感需要時間的推動才有可能出現改變，現在是戰爭一翻兩瞪眼的時候，應該要先拒敵於境外才可以談真正的和平。這個就是政策成面上的問題，如何兩者兼顧國際角力上以及國內社會中和平的最大的共識，就是看人民與執政者的智慧。但在這次的流浪中，我也在這三個島嶼上發現了一個類似的通病。

## 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

「我很擔心現在的台灣會遭到日本利用。」一位已經在台灣生活數十年的日本 A 教授在一次的見面中，提出了自己對於東亞情勢中、台灣現況的看法。他說日本極右派份子常常會利用台灣遭到中國欺壓的現況，希望幫助台灣抵抗中國。「但是在日本，他們就是那一批不承認南京大屠殺的人耶。」A 教授臉上的表情開始僵硬，心中的焦慮以及無奈表露無遺。但這對多數渴望擺脫中國影響力的台灣人來說，台日友好共抗霸權比什麼都來得重要。他們不曉得這些日本右翼份子心中說不一定跟中共掌權者的心態沒有兩樣，為了自己信仰的國家利益，在出賣人權普世價值時，眼睛眨都不會眨一下。

敵人的敵人就是可合作的對象，沒有人權、道德與民主的精神，有的只是國際之間的槓桿與拉扯。這真的是嚮往脫離霸權的人們希望合作的對象嗎？很可惜，這樣的案例卻在不同的地方，一再上演。某些受不了日本的歧視追求琉球獨立支持者與台灣新黨的統派勢力結盟，因為他們有共同的敵人：日本政府。但是他們知道這個從台灣來的「新黨」是個跟中共好來好去、獨裁者的鷹犬嗎？我想這些反抗日本霸權的人們應該不曉得，若真的瞭解該黨的核心價值，他們應該是無法合作的。

在沖繩與一位沖繩時報的記者聊天時，談到台灣與沖繩面對中國威脅時不同的感受，他很直接的希望我不要將他跟日本右翼人士一樣，把他們歸類於「親中派」，他說：「我們跟台灣一樣，我們要保護的是人權，是公平正義。我們並沒有一味的反美、親中。」

和平這個議題我們討論得太少，我們可能想得太簡單了。



# 我的世界在印度失去了邏輯

許程歲 編舞家、舞者

旅行國家 印度

旅行計畫 身為舞蹈創作者，到印度調查、觀看當地人面對死亡及生命的態度及儀式。

## 世界沒有一定要怎樣，也沒有什麼事情是應該要怎麼樣才會對

原訂要在印度尋找儀式、祭典觀禮的我，在抵達印度後的第四天計畫就全都改變了，還是流浪計畫本身就是充滿變化？我意外地很快適應了這塊土地的空氣、陽光、水，還有聲音，雖然有種強烈陌生的感受一直不斷的往我的身心衝擊，不過卻也能從自己走在街道上的步伐與看到的景色，感受到印度的每一地方都充滿迷人的生命力與生命的樣貌。特別是印度人，既複雜又簡單，既古老也先進，所以我就此決定，要這趟旅行可以再更沒有設定，讓時時刻刻都充滿未知的期待。

我想朝向心裡的聲音去為自己探險。我不想要再有過多的行程計畫，那時起，我在印度唯一有比較固定行程便只剩「日出」與「日落」而已，每每抵達一座城市，我一定會先問當地人，當地日出與日落的時間，接著才會知道怎麼去體會這一天，慢慢地，“時間”漸漸就變得遼闊許多，而「時間」也變得不怎麼重要了。

我很喜歡位於北印度的瑞斯凱詩小鎮，這座被恆河劃成兩半的城市，是瑜伽修煉者的朝聖之地，從新德里出發，我搭上最便宜的巴士，是站站都停，車子沒有空調，這一路總共開了八個多小時，每到一個停靠站，就會有蜂擁而上車的小販群，什麼都賣，什麼都不奇怪，商品叫喊叫賣也一定要一次喊重複兩次，像是：水、水，花生、花生，洋芋片、洋芋片…然後我看到最復古的是才賣新台幣十元的卡片夾，有多頁格數可放多張信用卡的那種塑膠套夾也還在賣，還有一位我覺得賣得蠻辛勞的是頂著二十幾本厚重二手書的男子，每一本都很厚，只要能夠賺錢，儘管只有一點價值的物品都有可能再次變成商品，讓我在多次驚訝之後再次驚訝。吵吵鬧鬧的一路，抵達已是傍晚，瑞斯凱詩有許多瑜伽修煉者拜訪，因為這城市有條著名的瑜伽大街，街上是一間又一間的瑜伽教室，我非常喜愛這裡，可能因為是瑜伽聖地，這邊的人與動物感覺都有身心合一。

旅行一開始就來到瑞斯凱詩，讓我在流浪的前半個月能夠從緊張興奮變得平靜許多。每天就是備受大自然安撫，從山腰住宿點往北走到恆河，停留在邊上，從日出坐到日落，早晨冷就在河邊曬曬太陽；中午豔陽高照，就時不時下水泡泡身體。或許是這邊三面環山再夾一條恆河，被山包圍讓我覺得我的心也被圍護了，所以待在這裡很有安全感。

而同樣是恆河，我在瓦拉納西時候就沒有這樣的感受。在瓦拉納西，恆河是聖河，所有神的追尋者來到這裡，能感受到很強大的敬畏與崇拜。我幾乎認為信仰是他們奮力活著的主要力量支持，很多時候因為看見他們身處的環境，他們的生活品質，會不忍心，但重複再看看他們信仰的方式，是可以了解他們儘管困境，還是抱有一絲希望的。但那可能只是我自以為正義的角度在看待他們，心裡一直為他們打抱不平，或許這就是他們很平凡的生活一事，就跟我們自身的日常，一樣。

來到印度最讓我寬心的是這塊土地的歷史能量，最讓我心情複雜的是印度人。很多時候我會不知道自己是否是真的與他們交上朋友，總會在認識相處的某些時候覺得自己其實只是他們的賺錢目標而已。我的戒備也常常不自覺跑出來，那種感受很讓我煩，一直告訴自己不如就放下心吧，就算被騙，也不會死掉，而且被騙，才有印度流浪感。

回國之後，我告訴每一個問我印度如何的人們，我說：這輩子每個人都應該去一次印度，我才不管你去了之後會喜歡還是不喜歡，我都覺得要親身去過一次才能知道自己過得有多麼好。而且我也是這次去了印度才懂的我的世界原本有多固執，我的世界在印度失去了邏輯，才發現世界沒有一定要怎樣，也沒有什麼事情是應該要怎麼樣才是對。



瓦拉納西清晨，正在恆河上滑行的小船

衷心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 2019 年捐款

截至 4 月 31 日止

陳麗芳 梁毓芳 黃 裕 黃淑茹 劉宛宜

## 2018 年捐款

智榮文教基金會

建弘文教基金會

陳麗芳 謝旺霖 黃 裕 黃淑茹

蔡慧媛 王昭驊 劉宛宜 徐芳筠 吳庭寬

流浪者計畫

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